

新闻背后的新闻

追踪到公审

胡万林事件采访内幕

- 穿越铁窗 狱中首探『刃之谜』
- 绑架突至 生死相交一昼夜
- 京城穿梭 司马柯氏起纷争
- 面对公审 期待最后好消息

- 神秘失踪 今夜去向两茫茫
- 市长之死 匆匆去得这般急
- 谁在谶言 胡氏引发生命科学
- 最后期限 大师浮沉我先知



新闻背后的新闻

追踪到

2253.7
L35

公审

——胡万林事件采访内幕



A0931276

李卫华 刘伟亚 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踪到公市——胡万林事件采访内幕/李卫华，
刘伟亚著. —郑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9.11
ISBN 7-215-04635-4

I. ①追… II. ①李… ②刘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67765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郑州市永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375 字数 310千字

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30 000册

定价：23.80元

第一章 窗后“神医”闪现

一 疑云变幻探迷踪

麦收过后，豫东平原上空的日头越发火辣。

1998年6月25日下午，夏日的阳光好似把商丘市区的一切照射得非常烦躁。我忙着给报社赶稿，头脑中装满的采访素材，却一时难以理清头绪。

“刘伟亚，看你急的？别说你当记者的，就是人家当作家的，也不能天天‘坐家’呀。”一位朋友来到我家门口，快活地喊道。原来，他想约我去市区南边刚刚改造好的包河沿岸散步神侃，我欣然前往。

近年来，地处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交界地的商丘，依托独具的区位优势 and 京九、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会的便利交通，准备营造成一个新兴的区域性中心城市。基于此，地方政府决计先将多年失修、恶水穿流的包河进行大规模改造，把市区内仅有的这条绵延数十里的河道改造成“两岸七色彩带，河水清流淌”的好去处。两年的施工改造后，市区内的包河两岸成了市民们夏日纳凉散步的好去处。

这个风光好地方，也是我和朋友们经常闲聊散心的场所。

由东至西,沿河走了一圈后,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了。我们便准备抄小道返回市区,到哪家饭店美美地吃顿晚饭。

穿过一条百余米的长满荒草的小径,一片井字型楼群在眼前呈现。走近了几步,看见楼群西侧大门旁边,写着“胡大师诊疗处”几个大字。

许是职业习惯的使然,我怀着敏感和好奇的心情,快步走到大门旁,对着“胡大师”几个字揣测起来:“胡大师”?莫非是……我昨天去了临近商丘市的安徽亳州采访,曾遇见一位视《发现黄帝内经》为珍宝的算命先生,他说胡万林就是“胡大师”。这位算命先生捧读的书上,还有胡万林的签名……莫非,这牌子上的“胡大师”,就是胡万林?

我一时不敢断定,开始搜肠刮肚。

那是昨天上午,我去安徽亳州采访。“亳州是一代圣君商汤、枭雄曹操、中医外科鼻祖华佗、‘天资文藻、博闻强识’的魏文帝曹丕、七步成诗的曹植及在军事上震古烁今的张良、曹仁、曹洪、曹侯渊、许褚等历代风流人物的出生地。”当地人不无自豪的介绍,让“舞文弄墨”的我大感兴趣。

采访完毕,我到古城中的“名胜”处游览。在亳州“花戏楼”内,被一位60多岁的算卦先生拦住。他要给我“算一算”。我素不信命,很客气很委婉地推辞。没想到这老汉却一副“强算”模样,伸手把我拦住,将手中一本《发现黄帝内经》的书晃到面前。

我突感好奇。此前已有媒体报道,称柯云路的这本书已被有关部门查封了,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算卦先生怎会有此书在手呢?

“你从什么地方买的这书?”我问。

“不是买的,是我师傅送的。”老头一脸的自豪感。

“你师傅是谁?”我大为疑惑。

“胡万林!”老汉翻开书的扉页,“看看,这里还有他的签名呢!”

我接过书仔细翻看,扉页空白处确实有“胡万林”的签名。

“你怎么认识胡万林呢？”早就耳闻这位曾被柯云路誉为“当代华佗”的胡万林，几个月前在陕西终南山惹出是非后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呀，我更感到不解。

“他真是我的师傅哩！其他的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老汉神秘兮兮的样子，夹带着几分得意，越发地炫耀起来。

我平常最厌恶的，就是这种故弄玄虚的人。本来就不愿意“算命”的我，对面前这个把“胡万林”当做老师的老汉，更是不能相信了。

抬脚走人。

今天没想到在与亳州相距百里的商丘市，也没有想到就在这里，遇到了“胡大师”行迹。

探探这由3座大楼围成的颇具规模的医院！但转而一想：如果此“胡大师”果真是彼胡万林，他怎敢在如此大的医院里公开坐诊呢？要知道，《南方周末》等媒体发表的《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》的报道引起的社会广泛反响，还犹如昨日。他胡万林纵然是胆大包天，作为一个在逃的“医生”，按一般的常识，也应该是躲在山间村野隐姓埋名“小心度日”才是，在如此四通八达之地抛头露面，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难道他不怕……

是也罢，不是也罢，只管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相机，要进医院看看个究竟。

这座一看便知是新落成的医院，分别有面西和面北两处大门。记者从西面的大门向医院里走去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楼洞大门内的一间房子里，立即闪出四五个身穿“警服”的门卫，挡住记者的去路。

“这里不是有胡大师在看病吗，胡大师是不是胡万林？”我装着什么也不知道，索性冒冒失失地问道。

“不知道”，门卫戒备、警觉的目光在我身上“扫瞄”，“我们这里还没有开业，不准陌生人进。”

“我是记者,想找医院的领导了解些情况。”我这时突发几天真想法:如果这里的“胡大师”真是从终南山出逃的胡万林,我要告诉医院负责人有关媒体报道胡万林行医骗人的一些情况,至少也为他们提个醒,免得医院和患者受骗。

“是记者就更不能进了。上面有安排,记者一律不让进,赶快走吧。”门卫口吻不容我再多言,显得相当尽责。

医院难以进入,转身正想离开,发现在大门向北三步之遥的地方,有一间面向大街像是门诊室的门面开着门。

疾步走进去。

“这里是胡万林的门诊吗?”我此时的感觉是,胡万林肯定像时下众多游医一样,仅在这所医院里租了间门面而已。一边问,我一边打量着室内的设施: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内,并排摆放着几张桌子,桌子上面分别摆放着《环球青年》和《发现黄帝内经》两大摞书和杂志。四周的墙壁上,贴有《诊断须知》、《服药须知》和《胡万林大师语录》等。桌子后面,坐着几位年轻文静的姑娘,一色地身穿白大褂。

这时候,凭直觉,我已经知道这“胡大师”非胡万林莫属了。

“你来看病的吗?”一位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起身迎住问。

“我不看病,我想知道胡万林是怎样来这里行医的?”我不知深浅地问了这句话——事后我每每回想这时的情形,联想到后来在医院里亲历的阴森恐怖景象,真是十分地后悔和后怕。

“胡大师的名气可大了,你有病要不找胡万林真算可惜了。他是我们商丘特意请来的名医,商丘还特意为大师解决了住房和户口呢……”

“你了解胡万林吗?”听了她的介绍,我在心里为眼前这位清纯而天真的女孩如此信奉胡万林而感到不平。不等她说完,我就打断她的话:“他可是在终南山犯了事儿出逃的人啊!”

“这我们不知道。”姑娘依然很平和,没有任何惊异的表情。

“你们是哪里的，怎么来的这里？”我继续问。

“我们都是商丘卫校刚毕业的学生”，她说着指了指旁边的几位女孩，“我们都是临时招聘来帮忙的。”

“你们相信胡万林能治病吗？”

“前天我们听了胡大师的一次讲座，他讲得可神了。连市卫生局的领导都组织了人，来听他讲课。”姑娘们的口气似乎不容置疑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胡万林在陕西治死了不少人命，你们要提醒医院领导，他们肯定是上了胡万林的当了……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我正要给这些学生们再讲些胡万林的“新闻”时，诊室的侧门过来一中年男人，目光恶狠狠的。他冲着这几个姑娘和我问。

见来者不善，我忽然改口说：“我想找胡大师看病。”

“看病等明天来。”他接着对姑娘们命令道，“关门！”

我赶紧退出门外，心想这怪邪乎的啊。

二 近景旁观“带功发药”

走在医院附近的马路上，我不禁仔细地观察，发现从医院南面不远处的别墅区内走出一些男女老少们，虽然年龄不一、穿着各异、形形色色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的手中，都无一例外地拿着塑料瓶。

“他们拿塑料瓶干什么？”我心里好生奇怪，“难道胡万林还有一处诊室？”

我想去看个明白。

来到距医院不远的别墅区，看清了手拿塑料瓶的人都是从一窄小的胡同中进出！我跟了进去。

胡同短短的不足百步，走到尽头，是一个脸儿朝北的大院，院

内烟雾缭绕。在大门的内侧，摆放着两张木桌，一张桌后坐了两个穿“警服”的男人，一张桌后坐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小姐。院内散乱地站着十几个人，其中的大部分人围在一间房子的窗口旁，各人手中拿有两个以上的塑料瓶。

我来到门前，那穿制服的人马上上来拦阻。我谎说是跟随前面的人来的。

阻拦的人迟疑着，我趁机快步走进院内。

院子不小啊！我这才发现，这是一处占地近 200 平方米的大院，南北皆有大门。靠南大门几间简易房里，支着五六口罕见的粗黑大铁锅，烟雾正是从这里弥漫而出的，袅袅地飘向天空。

因我是由北门而入的，离围人最多的窗口较近，便若无其事地与人搭讪着，凑到窗前。抬眼顺窗口向屋里看，小屋内堆有好几吨化肥之类的东西——后来我知道这是胡万林用于“治病”的砒霜——还有四五个通常用来装涂料的大塑料桶，占去了屋内的大部分空间。靠窗的地方，是张简易木桌，桌子的后面，悍然站着一位目露凶光的男人！

他个子不高，面色发白，身体微胖，很长的山羊胡子，50 岁左右。

正是胡万林！

凭借对一些报纸刊登的胡万林照片的记忆，我一眼就认出他来。

站在窗内的胡万林，正不紧不慢地从窗前接过别人递过去的塑料瓶，然后转身，用一个马勺大小的塑料容器，从大涂料桶中盛出浓黑的“药水”倒向小塑料瓶。然后，迅速用手捂一捂瓶口，拧上瓶盖，再将塑料瓶放倒在窗前的桌子上，来回滚动三五下，将药瓶递出，随后喊了声“下一个”。

“下一个”立即从窗口处凑上来，满脸堆笑，恭恭敬敬的，递上瓶子。

接过瓶子，胡万林没有马上取“药”，而将目光转向窗外一个像是医院工作人员、穿着入时的男人问道：“这个人你认识吗（指递药瓶的人）？”被问的男人连忙答道：“认识认识，是熟人的亲戚。”胡万林似乎放了心，开始重复他刚才的“操作”。

久闻胡万林“一把砒硝治百病”，没想到今天我能够“浑水摸鱼”，走得这样近，看得如此真，直面观看了这“大师”发药全部场景。此公抓放砒硝和滚动“药瓶”的动作，大概就是传闻中的“大师发功”吧？如此简单的举动，若真的能让患者“药到病除”，这“胡大师”也真是太“神奇”了。

就在胡万林给窗后凑上来的“下一个”滚动药瓶的时候，门外风风火火跑来一个中年妇女。

她神情很是紧张，对胡万林说：“我家人喝了这药后吐得厉害，止不住，还难受的很。今天的药，我想不拿了，您给退了行吗？”

“狗东西，娘的×！不相信我，还来看什么病？我的药就是让你难受，让你呕吐！看病有好受的吗？狗日的东西……”胡万林停止滚动手中的药瓶，直视着中年妇女，怒气冲冲的，大发雷霆。

中年妇女愣在了窗外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旁边站着的那位穿着入时的男人，上来搭话，对中年妇女说：“大师的药就是人工造吐，你要让家人勇敢地喝。”

“那我再拿一次药试试？”看着怒气冲冲的胡万林，再看看向她说话的男人面带善意的、鼓励的微笑，中年妇女胆怯而疑惑，像个犯了错误等着挨训的小学生。

“娘的×！我的药不卖给不信任我的人，你有再多的钱也不卖。”胡万林真的生气了，一副傲视一切的神情，“咣当”一声，把中年妇女递进窗口的塑料瓶扔了出来。

其他排队取药的人不敢做声，而且个个面露对胡万林万分信任的表情，恭恭敬敬地在胡万林不间断的“下一个”的叫声中，依次把“药瓶”递向窗内，很是虔诚地看着胡万林将砒硝放进瓶中，滚

动,手捂,然后递出。

取药的队伍短了。我看得痴迷,手无意碰到了胸前的相机,突然有了个拍摄胡万林“工作”时镜头的想法。毕竟,此前虽然从媒体上或同行们的谈论中知道过不少“胡大师”的“传奇”,但真正见到他、见到他如此“发药”、这样对待患者,这还是第一次。能够把他的一些直观的行为拍下,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派上用场。

我举起了相机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?狗日的,不想活了?”没想到,还没按动快门,胡万林的手就从窗内指向了我,而且手指迅速聚拢成紧握的拳头。

不待回话,立即有三四个年轻门卫上来,把我推出门外。

我真没想到,在这第一次遭遇胡万林时,他对带相机的记者竟是如此的戒备、震怒,甚至不知所措。

想着1998年年初以后,众多围绕“胡大师”而展开的报道褒贬不一、莫衷一是,一种隐约而又难以名状的感觉,一种最本能的新闻探求冲动,让我有了关注、研究、追踪胡万林现象的打算。

我不知道,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长、多难。我更没有想到,胡万林后来在商丘干出了撼天动地、令世人震惊的“商丘事件”,最后折戟沉沙、“大师”终结。而在追踪报道这个事件的过程中,不仅有于光远、何祚庥、司马南、郭正谊这些反对伪科学斗士们的奋起鼓呼,更有一批记者如《大河报》记者李卫华等奋不顾身的加盟、并肩多方深入追踪。

当初拿定报道胡万林现象这个主意,仅仅是出于一个记者的本能和新闻直觉。

这时候,我的想法还很茫然,不住地问:采访这个事情,自己到底能证实些什么?

回到住处后,我把以前收集到的关于胡万林的报道和文章一一拿了出来,尽管这些文章已经看过,但亲眼见过胡万林,进而有了想“证实”的念头后,仍然想再重读一次“胡万林”。

一篇刊发于1997年12月29日《深圳风采周刊》上的《目击胡万林》报道写道：“胡万林是1997年5月19日无罪释放的。此前，他在新疆建设兵团以囚犯的身份行医近4年，至释放时已声名赫赫。新闻传媒一直对他未作公开报道，主要碍于他的囚犯身份，但这并未阻止住一些内部报刊对他的关注，以及患者的口头传播。”

在“独特的诊断方法”一节中，作者交代说：

10日上午，胡万林一口气诊断了400多名患者。在中医领域框定了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种诊断方法中，只有“望”与胡万林的诊断方式有点搭界。每名患者在距胡万林两米处站立，只报姓名，胡万林边盯着患者边走笔如飞地写就药方。10秒种左右即诊断完毕。除非胡万林问患者是什么病，患者才可回答。如患者主动诉说自己的病症，便立刻遭到胡万林的呵斥。患者排着队进诊断室，一个个流水式地走出去，好像只向胡万林报了个名。

记者近身观察，胡万林写在处方上的字迹，是一种无法辨别的类似于文字又类似于图画画痕，颇像把“舞”字用草体狂写一通，但比“舞”字要复杂得多。胡万林称，他所写的文字叫“洛文”。

胡万林的诊断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，他的眼睛似乎有透视的功能。胡万林解释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传达出一种力量，是一种生命的信息，只要我用意念这种力量迎合生命信息，就感应到对方体内的变化，捕捉和掌握这种变化——胡万林大概的意思是，他用自己的生命力抓住了患者身上发出的生命信息，并判断患者身体的哪些部位出了毛病。这似乎是一个挺“玄”的问题和解答。

我在现场观看了胡万林给许多“下一个”病人“发药”的过程，

他无一例外地要摇一摇,手掌在瓶口捂一捂。那么,这瓶里到底装的什么“药水”,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秘密呢?

在该文“生猛的用药方式”一节中,这位作者更是浓笔重墨。他洋洋洒洒地写道:

胡万林称,他所在的医院是中国日消耗中药材最大的医院,此言不虚,胡万林亲手发给患者的中药是已熬好的汤药,每天要发出近 2000 瓶(药装在一中统一的玻璃罐头瓶中)。这些汤药全部是由胡万林的助手用三尺左右口径的大锅熬制的。胡万林每天开出 10 多种不同药性的药方,每个药方由一百味左右中药材组成。据药剂师说,胡万林开出的最大药方可达 200 味药标。胡万林还注明每种药方要加几桶水,熬多长时间。在熬药现场,四个大铁锅一字排开,熬剂人员在滚滚热气中挥锹翻药,气势颇为雄浑。

终南山医院也是中药材量丰富的中医院,各类储备近千种,这比一般中医院的五六百种药材要多得多,但胡万林认为汇集到 1500 种左右的药材,才算比较齐全。该院药房的药剂师王荣海对记者说,他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上过学;读过不少中医书,但有三四百种药材是他第一次看到实物。他还说胡万林对药材的了解,达到了在上千种药材中,闭着眼抓一把就知其名的通晓程度。

最令人感叹和不解的是,胡万林给患者发药时,在药瓶中加入超大剂量的砒硝(即无水硫酸钠)。胡万林在很多时候把砒硝加满至一瓶,约 1 斤,胡万林的汤药中,砒硝差不多像人们吃饭时要吃的主食,顿顿少不了。

胡万林发给病人的药剂量很大,绝大多数患者要喝掉四大罐头瓶汤药,而且必须在 10 个小时内喝掉。针对不同情况的患者,胡万林在药房内对 10 多种汤药再进行新的组合和调

制,譬如有些汤药中就不加砒硝,有些加砒硝时或多或少。

胡万林对各类药材和药性如数家珍,他能说出一种药材在不同地方的别名,而上千种药材的药性是他深山老林中用20多年的时间一口口尝出来的。前后因尝药中毒过500多次。

胡万林向患者发药时,总是用手心在药瓶上来回滚动几下,据说他是向药发功。因记者对此无法感觉,也不做评论。

读到此处,我在怀疑与相信间揣度着:照这位作者所言,胡万林真的是天下难寻的“神医”了。

那为什么他又会仓皇逃离了终南山?

为什么《南方周末》等多家报纸对他大加揭露?

如此这般地胡乱想着,我继续向下看去。

看来这位作者要不遗余力,竭力让人相信胡万林。在“患者掀起的恳请风波”一节中,他展现了一幅感人的活画卷,写道:

12月12日,终南山医院发生一场患者集体下跪恳请胡万林的活动。起因是,沿海某省政府秘书长听闻胡万林的医术后,请胡到该省为其亲属治病。为此,这位秘书长通过陕西方面的关系,买好飞机票欲强行接走胡万林,此事迅速在患者中传播开来。12日中午胡万林在街上小饭馆吃饭时,一些患者竟跪在饭馆门前,请求胡万林不要离开终南山医院。胡万林回到医院时,发现另一部分患者在院内集体下跪,恳请他不要走,直到胡万林表示不会听从别人指挥,一定要留下来为患者继续治病时,患者才从地上站起来。这是非常感人的场面,记者看到许多患者泪流满面或放声而哭——患者恳请胡万林留下的缘由很简单,他们的病情明显好转,担心胡万林走了没有人给他们治病。

读完这篇文章,我深深地感受到,这篇报道别说对危重的病人,就是身心健康的人看了,也不可能不为胡万林的“医疗”动心。实在说来,就连自恃“走南闯北,见多识广”的我,如果不是有“去伪存真,探根求源”的职业习惯的话,仅凭此文,我对胡万林的本能怀疑也会动摇的……

但是,这仅是一种直观的感受,一种字词间的揣度。

正确的判断来自于客观事实。

在以后的追踪采访中,我曾遇到了死于终南山医院的郑州工程师王宝然的妻子陈芙蓉。我说起第一次遭遇胡万林的情景,以及这时的所思所想。没有想到的是,陈芙蓉也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:“当时我也为那样的场面感动,胡万林看到下跪的人后,还在医院的黑板上写了‘是谁生了我,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,养育我的是人民群众,所以我要当一个人民群众的好医生,我不走,就留在终南山,为人民群众治病’。直到我丈夫死后,我才感觉到那场面里有许多假象,比如那个所谓的政府秘书长坐的小车是黑牌照车,政府的车哪会有黑牌照?还有在患者下跪前,一直有人通知提醒病人,说胡大师要被人请走了,‘我们赶快去请求他留下来’,这些人肯定是‘托儿’。”在胡万林的“神医”面纱没有揭下之前,陈芙蓉也是下跪者的一员。“大师”画皮一旦开始揭去,陈芙蓉就成了破解“神话”的坚定支持者。

三 还有几分“动手”本领

这是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报道,刊于《南方周末》,标题是《司马南胡万林决斗终南山》,曾在1998年2月胡万林“终南山事件”后闹得舆论沸沸扬扬。记者现在抱着“研究”新闻背景的心态再次

细读这篇报道，它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和场景：

胡万林，作家柯云路用 35 万字推出的一位“盖世神医”、“当代华佗”，无照执业于西安市长安县太乙宫镇终南山医院。

司马南，近十年来在媒体上屡见不鲜的一个名字，以揭露伪科学为己任的新闻工作者。

1998 年 2 月 24 日下午，司马南等人在终南山医院采访时，遭胡万林手下及百余名不明身份者的殴打谩骂拘禁，时间长达 4 个小时之久。

上午 10 点，司马南一行 3 人由北京抵达西安，下午 2 时许与前后抵达西安的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的两位记者，连同当地司机共 7 人到距长安县一小时车程的太乙宫镇采访“神医”胡万林。

山脚下，院子很大，一幢二屋楼，其余为平房，令人诧异的是，院内到处贴满了标语大字报。“谁反对胡大师，我们就和他斗到底！”“还我大师！”“把心献给敬爱的大师——全国病人！”

司马南等 7 人在院子里正忙着，突然有人低声说：“大师来了。”只见一位面目和报上照片一模一样的人在保镖的护卫下快步走过来。他个子很矮，步子快而碎，面无表情。

院子里人不是很多，大师进了屋，人们仍旧各就各位。有人排队挂号，有人排队取药，有人闲聊，有人散步，其中有些不像病人的人四处游动。

司马南抱着相机，全然不顾周围的情况，在院子里一味地拍个没完。几个男人突然朝司马南吼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谁让你拍照了？”司马南回头的一刹那间，突然一女人高叫起来：“哎呀，你是司马南，我认识你！”“司马南来啦！”女人向四周游动的人又呼又喊，又跑到各房子里面通报。

“在这种偏远的地方，会被人认出来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”司马南事后说。

几位目击者事后回忆，司马南被认出后，立刻有人往门口跑，

“出口”被封住，四周的人向中心移动。

走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司马南，大师让你进去。”大师的弟子把司马南“请”进了大师的办公室。进门的时候，随司马南来的两位助手被一群大汉拦在门外，好不容易才获准进去。从这时起，这三人便与当地和中央电视台的同伴失去了联系。

“你就是司马南？”胡万林盯着司马南的眼睛问。

“您就是胡先生？”司马南在客气中有点调侃，“我是在柯云路的书上看到您的情况，我想知道柯云路去新疆采访过您吗？”

“他妈的，他采访我干什么？”

“那您带着材料到北京找过柯云路先生吗？在柯云路的笔下您是一位高功夫大师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胡正在抽屉里取药瓶的双手停了下来：“他妈的，我找他干什么，谁说我是气功大师，我就打他！”胡狠狠地盯了坐在其左侧的司马南一眼，提高了嗓门向屋里“陪同接见”的众人道：“妈的，我不是气功大师我敢打气功大师，谁是气功大师我打谁！”

这时，一女病人进来取药，一瓶药放在胡的桌子上，胡用右手捂了两秒钟，挥手让病人把药拿走了。在柯云路书中，这个“捂”便是发功。

“书上说，您能治艾滋病？”

“怎么不能治？现在，这里就有三个艾滋病病人！”

“可不可以让我们见一下？”

“妈的，为什么给你们看，这要保密，知道不知道？”“我这里不光治艾滋病，吸毒百分之百能治，公安部他妈的不让老子治！”胡骂骂咧咧。

“柯云路在书中把您写成了神医，华佗再世……”

“他妈的。华佗算什么，他能治多少病人，我治多少病人，我治的病他能治吗？”